

剪纸映瓷韵 年味越古今

杨晓妹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窗棂上的剪纸绚烂绽放,红绸般的彩纸在指尖翻飞,剪出生肖纳福、喜鹊登梅的吉祥纹样,将年味悄悄晕染开来。这种流淌两千余年的民俗符号,早已超越装饰本身,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寄托。在山西博物院“瓷苑艺葩”展厅中,一件南宋吉州窑玳瑁釉剪纸漏花盏静静陈列,将剪纸艺术与陶瓷工艺完美熔铸,让近千年前的“瓷上窗花”,在新春时节焕发出穿越时空的魅力。

这件文物堪称宋代工艺的巧思典范,敞口舒展如莲,弧腹圆润饱满,卧足沉稳扎实;胎呈米白,质地略显疏松,通体施釉且釉面光亮莹润,尽显宋瓷雅致风骨。最妙的是器身内外的精巧景致,外壁黑黄交织的玳瑁斑纹自然晕染,如灵龟背甲般浑然天成,是吉州窑独步天下的窑变绝技;内壁则凝着三朵剪纸漏花纹样,线条简约灵动,在深色釉底映衬下宛若冰花绽于瓷心,恰似把新春窗花永久嵌于盏中,虚实相生间满是宋人的生活雅趣。

剪纸与瓷器的邂逅,本就有着千年深厚渊源。剪纸艺术自西汉萌芽,东汉造纸术普及后日渐成熟,晋代已是节日的应景装饰,至宋代更催生专业剪纸艺人,花样遍及市井生活;而陶瓷与剪纸的相融,始于唐代定窑匠人首创的剪纸贴花技法,开启两大民间工艺交融的先河。南宋时北方窑工南迁,将技艺带入吉州窑并发扬光大,剪纸贴花瓷遂成吉州窑标志性品类。

这件剪纸漏花盏便是彼时工艺的巅峰之作。

这枚瓷盏的诞生,藏着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玳瑁釉的烧制需用双层施釉法,先以高氧化铁黑釉打底,再甩洒低铁釉料,经1250℃高温淬炼,借釉料自然流动形成独一无二的玳瑁纹;剪纸漏花工艺更见功力,先剪刻纸花精准贴于施好底釉的坯体,覆上面釉后小心揭去纸花,高温烧制后纹样便永久定格于盏内,形成釉色为底、纸花为纹的独特效果。米白疏松为吉州窑胎土特性,虽质地偏轻却适配茶盏用途,既减器身重量、又利釉层附着;通体满釉既添温润光泽,更弥补胎质短板,每一步皆见古人对材质与火候的精准掌控。

两种工艺的相融,早已超越装饰创新,是民俗文化与工匠精神的双重传承。剪纸纹样本就承载吉祥祈愿,盏内三朵装饰暗合“三生万物”的东方哲思,与新春窗花纳福的寓意一脉相承;吉州窑工匠突破技艺边界,将剪纸的质朴灵动与陶瓷的厚重典雅相融,既留住“剪彩贴窗”的民俗本真,又以瓷器为载体赋予其恒久生命力,让日常茶盏变身可赏可藏的艺术珍品。宋代《清异录》所记“陶家争效吉州窑,剪纸为花映釉烧”,正是这种创新的生动写照,既合文人雅士审美,又贴市井百姓生活,成为宋代尚瓷风尚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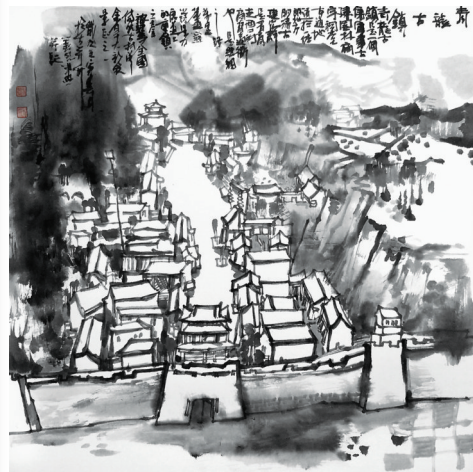
千百年岁月流转,这枚瓷盏依旧釉色莹润、花纹清晰。当新春灯光透过窗棂剪纸,映照在展厅里的这件文物上,古今年味隔空相拥,仿佛能看见南宋工匠俯身创作的模样,听见窑火灼灼燃烧的声响。剪纸与瓷器的相遇,是工艺的碰撞,更是文化的延续——让民俗挣脱材质束缚,让日用承载精神寄托,正如春节不变的团圆祈愿,在岁月里代代相传。

这个新春,不妨走进山西博物院,与这枚南宋吉州窑玳瑁釉剪纸漏花盏邂逅。于玳瑁斑纹中感受窑火淬炼的坚韧,在剪纸花影里品民俗文化的温情。这盏穿越千年的“瓷上窗花”,正以无声语言诉说:真正的匠心,扎根生活本真,亦能跨越时光,在每个新春,予人美的享受与心的安宁。



南宋·吉州窑玳瑁釉剪纸漏花盏(山西博物院藏)

状物



青龙古镇

刘刚绘

赏物

马年话“邮马”

闫晋川



1982年发行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小型张(主题图案为甘肃魏晋古墓壁画《驿使图》)

马与邮政的渊源深厚,尤其是在通信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的古代,马在世界各国的邮驿系统中担当了关键的角色。根据记载,我国周朝就已经出现了专供邮卒和官吏传递文书乘用的“邮马”,到了唐代更是建立了完善的驿传体系,不同朝代、不同紧急程度下,对“邮马”的行程和速度有明确的法规要求,保障了文书传达的效率。出土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驿使图》壁画,生动地描绘了驿使手持文书、策马飞驰的形象。

马在欧洲邮政系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从古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铁路普及前夕。古罗马时期已出现“驿马制”,通过骑马信使传递军政命令。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复兴与王权强化推动邮政的需求,教会、大学、商人行会曾组织骑马信使服务。15~18世纪,欧洲各国邮政系统成型,16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正式委托塔克西斯家族,建立帝国邮政网络。塔克西斯家族创立并运营了第一个横跨欧洲大陆系统化的国际邮政网络,被誉为“现代邮政的奠基者”。

马匹与马车的结合,使邮递马车得以实现客货两用。19世纪随着铁路的兴起,马匹逐渐转向从火车站将邮件分发至城镇乡村。直到20世纪初,许多城镇仍然依赖马车收发邮件。

有趣的是活跃在德国各地的“肉铺邮政”。在中世纪,如果谁要想在德国市镇开个肉铺,必须得备有一匹马,承担运送市民邮件的任务。他们每到一处,便会吹响身边的牛角号,通知居民们前来交寄和收取邮件,这就是邮政号角的起源。马车兴盛时期,邮递马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信使骑在马上,手持邮政号角的形象,成了邮政的象征。这种田园诗般的场景,出现在了邮票、绘画、文学作品中。

马匹是世界前工业时代邮政体系的引擎,并奠定了现代邮政的地理网络与管理体制,更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的信息流通、社会联结与文化变迁。其角色从主导到辅助的演变,亦折射出了交通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结构的重塑。

万物

识得梅花与蜡梅

姚秦川

赏梅是新春佳节独具雅趣的仪式,绽放的梅花给节日增加了喜庆的气氛。

梅是原产于我国的独特花卉,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据《本草纲目》引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记载,“梅实生汉中山谷”,而“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

梅花除了是观赏花卉和药材外,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苏轼在《赠岭上梅》中写道:“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诗人通过梅花开尽、青梅变黄梅的自然过程,表达遇赦北归的喜悦和对恬淡生活的向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也早已成为高洁、坚强、谦虚等优秀品质的象征。

不过有趣的是,许多人对于梅花和蜡梅,总是“傻傻分不清”。那它们是亲戚吗?非也。从植物学上讲,蜡梅和梅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梅花属于蔷薇科,而蜡梅则是蜡梅科蜡梅属植物。想要区分蜡梅和梅花并不难,单从颜色上就可以轻松辨认。

明朝《学圃杂疏》中曾有记载:“蜡梅是寒花,绝品,人以腊月开,故以腊名。非也,为色正似黄蜡耳。”由此可见,蜡梅由于花瓣的颜色似蜜蜡而得名,又因香气如同梅花般清幽浮动,因此名字里



红梅

蜡梅

带了个“蜡”字。其实,蜡梅花以黄色为主,而梅花则以粉色、白色、深红色居多,很好辨认。

杨万里曾以《蜡梅》为题,写了一首诗:“栗玉圆雕蕾,金钟细著行。来从真蜡国,自号小黄香。”此诗生动地描写了蜡梅的形态、花色及花香,蜡梅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传统诗词文化中,梅花的风头总是盖过蜡梅一头。比如:梅、兰、竹、菊一起被列为“四君子”;松、竹、梅则被称为“岁寒三友”,而这里的“梅”,均指的是梅花,而非蜡梅。